

漫话扁豆

“霜草苍苍虫切切,村南村北行人绝。独出前门望野田,月明荞麦花如雪。”诗人把晚秋的景象写得淋漓尽致,朴实无华,浑然天成,回味无穷。暮秋的景象在流芳千古的诗意里。

就在此时,一簇簇扁豆仍挨挨挤挤地花繁叶茂,抑或攀爬在篱笆、豆架和树枝上,不舍不弃,它像铺上了一床碧绿的大棉被,昂首在夜晚的满天霜冻之中,布满鲜艳的生机。

一串串小而玲珑的紫色、粉红色或白色的扁豆花像人们喜庆燃放的小鞭,整齐排列,点缀在绿叶之上,引人注目。扁豆花簇拥,碧绿的叶片和半弧形花儿尽情舒展着婀娜身姿,一眼望去,茂密而精致,分外妖娆,撩人喜爱。

记忆中,每当到了霜降时节,父母整天在生产队劳动,忙里忙外。因白内障而双目失明的奶奶,隔三岔五地叫我看看爬在门前老槐树上的扁豆藤蔓是否枯黄了,让我用竹竿捆绑铁钩子摘点扁豆角子下来,经过拣选、洗净、晾干,中午烧成咸,满满当一大碗,热气腾腾地放到饭桌上,全家人围在桌子四周,老老少少你一筷我一筷,最后连汤汁都倒进碗里泡饭,其乐融融,现在想起来仍唇齿留香,在心间又缓缓流淌。扁豆亦可切成碎片煮饭,滴上几滴菜籽油,锅开时就香味扑鼻,整个庄子都在香喷喷的空气之中。到了农历十月底,每逢星期天,奶奶总唠叨让我把家前屋后,柴沟树上的所有扁豆都摘下来,经过挑选洗净,放到大铁锅里煮个大半熟,然后捞起来再摊到芦柴箔子上晒,晒蔫了再晒,待完全晒干后装进布口袋里,挂到屋梁的铁钩子上,等到过年时拿下来,清水泡两天,放几片猪肉炖吃,味道美极了。

说句实在话,那时我真不想把扁豆角子从藤蔓上全部摘下来,每次摘总要留上一两串饱满的,等到冰天雪地的时候再摘下来,好在火盆里炸熟,享受那既脆又香的快乐时光。

入冬的扁豆在朝阳的屋檐前或农家塑料大棚里,显得格外精神。一朵朵扁豆花犹如一群群翩翩起舞的花蝴蝶,栖息在藤蔓之上,让你欢颜悦目。而无遮无挡的扁豆就没那么幸运了,再茂盛的扁豆也经不住两场恶霜的折磨,总把粉嫩的豆荚连同叶子打得蜷缩垂下。冷风苦雨中,耐寒的部分老叶片仍然在风中微微翕动,连平时遗漏下来的扁豆角就像在锅里煮过一样,角子皮包着豆仁子,依旧支撑在藤蔓上,久而久之,寒风凛冽,还发出沙沙沙的尖锐响声,让人心生怜惜。

清晨的扁豆,洒满洁白的霜冻,天气晴朗几天,冷空气又要来袭。由于冷暖气流的对峙,时不时地有浓雾飘逸着,就像纱一样轻盈缥缈朦胧,这雾气游走很慢,萦绕在整个扁豆藤叶间,太阳一出,蒙蒙雾气才慢慢吞吞地飘拂升空,此时又像庄户人家的炊烟袅袅,犹如世间仙境,蕴含着大自然绰约的风姿与神韵。

扁豆是多年生草本植物,到了仲秋,乡村的饭桌上就多了一些香喷喷的菜肴,扁豆烧芋头,扁豆烧老鹅,还成了家乡盐城当地的特色菜,食之鲜嫩,清淡不腻,既当饱又解馋,胜似山珍海味。

我喜欢扁豆,不光是它花繁叶茂、藤绕绵延,以及美滋滋的味道;更因在静好的岁月深处,微笑向暖,把生命活得更自在浪漫。



登瀛

湿地往事 孙书林 徐益群 绘

刊头书法 臧 科 书

老孙

认识老孙,缘于这条位于小区后的一条河道绿化带,他是这条道路的保洁工,我是天天来“打卡”的运动爱好者。

一辆略显斑驳的大红漆脚踏三轮车,车龙头上挂着红、黄、白等不同颜色的口袋,分别存放着废纸、废塑料袋、塑料瓶等垃圾,一个塑料筒、一把大扫帚、一把小扫帚、一个铝皮畚箕、一只已经磨得发亮的铁钳等工具挤在小小的“车箱”上。三轮车前的大杠上,下垂着一块磁铁,那是用来吸路上遗弃的废铁的,上面已吸上了几个铁钉、大头针等物件。

神台河风光带位于县城中心,东西走向,四季风景如画,褚红色的跑道蜿蜒在绿色的长廊中,风光带像一条多彩的丝巾,飘逸在县城的脖子上,使水乡小城增添几分灵动和秀丽。清晨,人们迎着朝阳,在清脆的鸟声和沁人的花香中晨跑。晚上,人们在“唧唧”的虫鸣声和如水的月光下漫步。无论是酷暑严寒,还是刮风下雨,风光带总是把她最整洁、干净的一面呈现给人们。而负责河北岸3公里一段风光带、默默无闻在这条路上保洁的,正是年龄已72岁、腰有些佝偻的老孙。

每天早晨4:30起床,到中午11:30左右结束。除了做好路面的垃圾清理,还要兼顾道路两侧绿化带和花草树木的整洁。大地上有无数条像神台河这样的城中河,它们像毛细血管,滋润大地,扮靓风景,也有无数个像老孙这样的“清道夫”,用汗水换给人们一个舒畅、愉悦的环境。

在绿化带与城中步行街交会处,是一座桥和休闲广场。今年中秋节晚上,皓月当空,微风吹拂,人们纷纷走出家门,赏月休闲,逛广场夜市,一时人声鼎沸,孩子们缠着大人放烟花,五颜六色的烟花带来了欢声笑语,也把一摊摊烟花废壳留了下来。更有一盏盏红彤彤的孔明灯,火光摇曳着在晚风中袅袅升起,燃尽的孔明灯落在碧绿的树冠和草地上,十分刺眼。我当时想,这么多垃圾杂物,明天够老

孙受累的。第二天晨跑,见老孙站在凳子上,吃力地试图用一把长扫帚,挑下挂在树梢上的孔明灯,他的三轮车上,堆满了废烟花壳和孔明灯,太阳还没升起,跑道和广场上已被他清理得清清爽爽。

9月15日,台风登陆东南沿海,受其影响,县城夜里刮起了七八级大风,暴雨砸在屋顶上发出急促的“噼里啪啦”声。老孙躺在床上辗转反侧,一来是他孙子重感冒,挂了两天水,体温仍没见下降,二来他心疼道路旁的花草树木,干了这么多年,他和这些天天见面的花草树木产生了感情,早把它们当作自己的“孩子”,这风雨交加之夜,不知道倒了多少棵树,伤了多少花,他很担心。老伴推了推他,说:“今天风大雨大的,你就不要去路上了,又没有人查,再说宝宝的病是个心思,你就在家吧。”老孙坚定地说,公家给了工资,就要对得起这个钱,人不能昧着良心。第二天老孙穿起雨衣,顶着大风,来到路上,一会儿扶树,一会儿清理杂物,整个长长的跑道上,只有穿着橙色马甲的他,在水汽朦胧的绿荫间忙碌,脸上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雨水。

有一天早晨跑步,路遇老孙,他之前了解到我在政府机关上班,说要拜托我一件事,我说不用客气,只要能办到。他说:“这个跑道上,有不少人牵着狗溜达,养狗咱不反对,但得管住它们的‘大号’呀,我每天都处理不下七八处。我从电视上看到,大城市人家也养宠物,但从来不让小狗小猫随地‘大号’,都给动物配了塑料便袋,我们不能学习吗?不晓得这事归哪个单位管,你在政府工作,能不能问一下呢?”

可能是大清早上,老孙觉得和我谈关于狗的“大号”问题,觉得“不是时候”,话说出口后,立即意识到自己的不妥,古铜色的脸上露出憨厚的笑容,两只垂在胸前的手不自在地来回搓着,尴尬地说:“不好意思啊。”

我顿时觉得他认真得有点可爱。

时光里的记忆

提起炭炉子,我是记忆犹新,在我10岁左右,有一年秋天,我跟父亲去当时在盐城东方红桥附近的姑祖母家玩,也就是那次,是我人生第一次见到了炭炉子。我依稀记得姑祖母家用的炭炉子外面包裹一层铁皮,青绿色烤瓷漆面,简约美观,炉膛里可以摆三块蜂窝煤。两边的提耳,是供人拎炭炉子用的,底部有关可调节控制进氧量的炉门,打开火旺,关上也能保持蜂窝煤不灭。姑祖母见我好奇,就耐心告诉我使用炭炉子的一些好处和方法。姑祖母还说,通常情况下,炭炉子上总是放着一只水吊子,始终有热度,发出滋滋的声响。要喝滚烫的开水,打开炉门,通风加大火力即可,水一沸腾,水吊子就会发出尖锐的哨音。从那以后,我心里总是期盼,我家何时也能像城里人一样,用上时髦的炭炉子?自己“脱胎换骨”。

1992年春,那时我已在信用社工作6年多,信用社分给我一间宿舍和一间小厨房。搬家后第二天一大早,只见同事们一家家都在屋外烧炭炉子,此时此景,一下子点燃了我心中那盏烧炭炉子的火焰,便立刻叫妻子也买了一只炭炉子,装模作样尝试着做一个“城里人”。

大家知道,炉子生火是有窍门的,技巧掌握不好不但生不着火,还会弄得家里乌烟瘴气,让人垂头丧气。所以我家第一次生炉子前,妻子讨教了很多人的点炉经验,看她操作时,总是将炭炉子拎到信用社家属区厨房门口生火,说是便于出烟;再在炉膛内先填入废旧的纸张点燃,加些易燃的柴火,柴火着成一团火了,垫着蜂窝煤引燃。她还用芭蕉扇不停地对着炭炉最底下可移动的小门扇风,好让蜂窝煤燃烧得快些。每早晨曦中,我们家属区后院的七八只炭炉子上面烟雾飘飘,随风缭绕,充满了人间烟火味儿。

那时,我家宿舍在时任营业所主任的二叔家隔壁。由于我粗心或“开小差”,稍不留神,时常忘记换蜂窝煤,炉子里的火就灭了。次日清晨,打开炉盖,炉内冰凉,顿生沮丧。懒得再生火,叔叔家离我家近在咫尺,我用火钳子夹一块黑乎乎的蜂窝煤到二叔家引火,要不换个烧透了的蜂窝煤心回来,引燃我家的炭炉子。二婶絮叨:“夹一块走就行了,还拿一块来干嘛?”此声已遥,但犹在耳。炭炉子暖身,二婶话暖心。红彤彤的蜂窝煤里,也燃烧着二婶的温情和慈爱,冲淡了当年生活的几许窘迫、几许辛酸。

家乡的冬天格外潮湿阴冷,侵入肌骨,呼口气都是白的。经久难忘的,莫过于下班回家,将那天摸钞票和打算盘并且冻得红肿的双手,在炭炉子上翻来覆去地搓,烘烤一会儿,温暖从手上传递到身上,由身上传递到心里,表情由寒冷僵硬而一点点地缓色温和。有时,我还不忘找来老父亲从老家送来的山芋,放置在炭炉子上烤,等到表皮焦黑,揭下来吃,真是香味诱人,盈满一屋。

就连我年已古稀的老母亲也学会了使用家用电器以及煤气灶。时光里的记忆——炭炉子,那是一个年代里的记忆,一段岁月里的情结,在那物质生活贫乏的年月里,它曾经暖暖地燃烧着我儿时的梦……